

大涼山恩仇

(二)

(本文插圖刊第八頁)

大涼山風雲錄外一章

● 趙開禮

一 剿普雄劉師敗績

普雄位於四川越西縣東部，依地形高低分爲上、中、下普雄，上普雄在南，下普雄在北，普雄河由南向北貫其中，長約百餘里，東西河谷寬約四五十里，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田疇交錯，人煙稠密，彝族家支分布比較集中，上普雄除拉普拉達住有部份瓦渣家外，大部分都是果基家；中普雄東岸爲阿侯家，西岸爲果基家；下普雄以勿雷家爲主，夾有部份阿侯家。清末民初以來，這裏普種鴉片，生活日漸富裕，手中武器增多，一些不安分之徒，以此橫行漢區，燒殺搶擄。受害漢民紛紛呼求政府保護安民。一九三〇年，軍長劉文輝命令鄧秀廷率部進剿普雄，正策劃推進，適甘孜大金寺事件戰火升級，調鄧部馳援。當其撤兵之日，彝人乘勢追襲，鄧部營損失約一個連的人槍，因忙去甘孜，未予追究。

一九四四年夏，瀘沽軍事會議決定進剿普雄的消息傳出，果基家某黑彝託人向鄧疏通，願爲前鋒。後又有蘇呷阿侯駛來銀錠求見鄧秀廷，鄧因病未見，蘇呷將銀錠藏於山間，閑游甘相營街

頭等待見。這天突然槍聲大作，先是一驚，繼而察言觀色，知是鄧秀廷去世，轉憂爲喜說：鄧秀廷在，鄧家說了算，鄧家死了，我說了算！驅趕銀錠揚長而去。一九四五年初，軍委會批准行轅和廿四軍報告「暫撥子彈十萬發，糧秣軍需不敷時，准向地方人民徵取作正式報銷。」地方上徵糧派伏，加緊準備。三月廿六日「西康省寧屬剿匪總指揮部」在西昌正式成立，總指揮劉元瑄宣誓就職。按劉文輝的意圖，此事屬地方行政，不讓行轅插手，又怕靖邊部坐功勢大，而以一三六師和屯委會爲主組成指揮部：

總指揮：劉元瑄（廿四軍一三六師中將師長兼屯委會邊務處處長）。

副總指揮：謝毅東（劉派駐靖部參謀長）。

參謀長：葉大璋（師部參謀主任）。

行營參謀長：王濟民（白彝，寧西區長），

冷邦正（土司，屯委會西昭越彝務指揮）。

前敵指揮：孫子汶（靖部代司令）。

前敵副指揮：賴執中（屯委會委員）。

總指揮部內設秘書、參謀、副官、軍需、軍醫、政工組，組長均掛上校銜。

進剿部隊戰鬥序列編爲四個支隊：

第一支隊：由屯委會西寧彝務指揮官金安仁任支隊長，指揮屯墾團的兩個營和由昭覺、寧西特區調來的彝人武裝，號稱三千人，在昭覺縣的爐壩集中，向上普雄推進；

第二支隊：由一三六師的張青岩團長任支隊長，除指揮該團正規部隊外，並配附彝務史魯鐵哈團和越西民團八八〇人，從越西中所鎮進攻中普雄。

第三支隊：由靖邊部二團團長潘學源（白彝）任支隊長，率領該團正規部隊並配附彝務團及民團一一〇〇人，由越西王家屯進剿下普雄。

特遣支隊：由腴田區長嶺光電任支隊長，配正規軍一個連和彝兵兩個大隊駐紮腴田，牽制甘孜洛彝人，以防前往增援。

另還有屯墾團會理蘇國忠營、鹽源彝務大隊長楊珍權部、越西廖春波、陳光裕、陳集川等土雜部隊，分隸各支隊協同作戰。

編組就緒，大隊人馬開赴越西，總指揮部駐城內天主教堂。四月十七日，越西縣各界在體育場舉行歡迎剿匪官兵大會，劉元瑄講話後即揮師

出發。普雄地區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進剿和談恩恩怨

普雄三大家彝人，每家又分爲若干支，平時冤家械鬥不熄。聞廿四軍進兵普雄，知大禍臨頭，放下宿怨，一起商定，將老弱婦幼疏散回避，留青壯年在家種莊稼，彼此要互相關照，如果投誠，也採取一致行動，共同分擔投誠費用，未作抵抗準備。進剿部隊如入無人之境，未鳴一槍，長驅直入。金安仁的一支隊不僅佔據上普雄，還進佔了應該由二支隊張青岩團佔領的中普雄一些富裕村莊；張青岩的二支隊佔據普雄河西岸村莊後，又涉河進佔了東岸村莊；潘學源的三支隊直接控制下普雄。這時總指揮部發動了一場和談（投誠）攻勢。先有爛田壩果基家頭人阿芝子披到總指揮部表示願意接受和談。不久，中普雄果基阿查支頭人摩達和阿里也到指揮部打聽投誠條件。劉元瑄爲擴大影響，委他們兩人爲彝務大隊長，叫他倆回去動員各家支頭人前來洽商。隨後果基木古、阿侯魯木子、果基摩達分別代表上、中普雄，劉元瑄指定王濟民、李仕安代表進剿部隊，雙方進行談判。

談判開始，軍方提出建區署、辦學校、繳納軍糧等，彝方統統接受，最後在收煙土、賠軍費兩事上討價還價，幾經交涉，始達成協議。煙土一項，按數先交陳年存貨，不足之數，由軍方組織割煙隊直接到田間收穫，總數不下四〇擔。鄧宇俊營在大河搜去三〇多擔，羅大英等借口在順河一帶清鄉搜去不下四〇擔，彝人手中煙土幾乎

全被繳盡。賠軍費一項，規定只收白銀，不准以牛馬抵數。據參加者公認，上普雄約五〇〇〇錠，中普雄約五六〇〇錠（僅一次強迫民伏背出七〇箱，每箱八〇錠），下普雄只繳到二〇〇〇多錠，總約一二六〇〇錠。加上贛見禮、手續費和「過水」，彝人負擔特重，忍無可忍，爭執不斷發生。先是駐下普雄部隊強奸婦女，致含羞自盡，彝人不滿騷動，態度強硬起來。劉元瑄知彝人怕鄧家，急調鄧呂仙、鄧德亮率鄧宇輝團和羅木呷的彝務團隊編爲第四支隊，將一門山炮翻山越嶺抬至中所鎮後又去下普雄鎮懾，始告平息。劉元瑄又怕鄧部居功驕傲，又派行營參謀長王濟民組成第五支隊進駐下普雄監視鄧部。並將後到的孫子汶安排去與戰爭無關的順河駐守。這期間，

駐在中普雄的部隊，強迫阿侯家的黑彝青年吃屎，黑彝們受了屈辱，憤恨不平。駐在上普雄的一支隊橫徵暴斂，金安仁身邊最貼心的彝務大隊長羅洪什哈（此人殘暴成性，被鄧秀廷驅逐）收繳彝民軍糧時，兩斗算一斗或尖斗算平斗，甚至用腳緊踩。阿侯家黑彝說，大家都是彝人，何必這樣過份呢！羅洪什哈反唇相譏說，誰叫你們投誠呢，軟骨頭！傷了黑彝面子，雙方由口角而衝突，羅洪什哈躲入碉堡，挨至黃昏從樓上跳下，欲衝出包圍，行不多遠，中彈倒地，阿侯家人泄憤後散去。羅洪什哈的隨從逃歸，邀集二支隊雷樹清營士兵報復縱火燒房，乘機搶掠，轉眼間將富庶村莊出弋地百多間木板房化爲灰燼。彝人憤極，群起質問頭人果基木古和阿侯魯木子等，爲啥投了誠，罰了款，收了煙，繳了糧，還不撤走，

強奸婦女，放火燒房？頭人們無言以對，氣憤填膺，一場反攻由此開始醞釀。他們互相串聯，檢使參加進剿部隊的史魯鐵哈等彝務團暗地撤去，又賄通指揮部負責看守三家黑彝頭人的果基玉披，使被軟禁的黑彝頭人們得以借故離去，頭人們回家後，無所顧忌，放手大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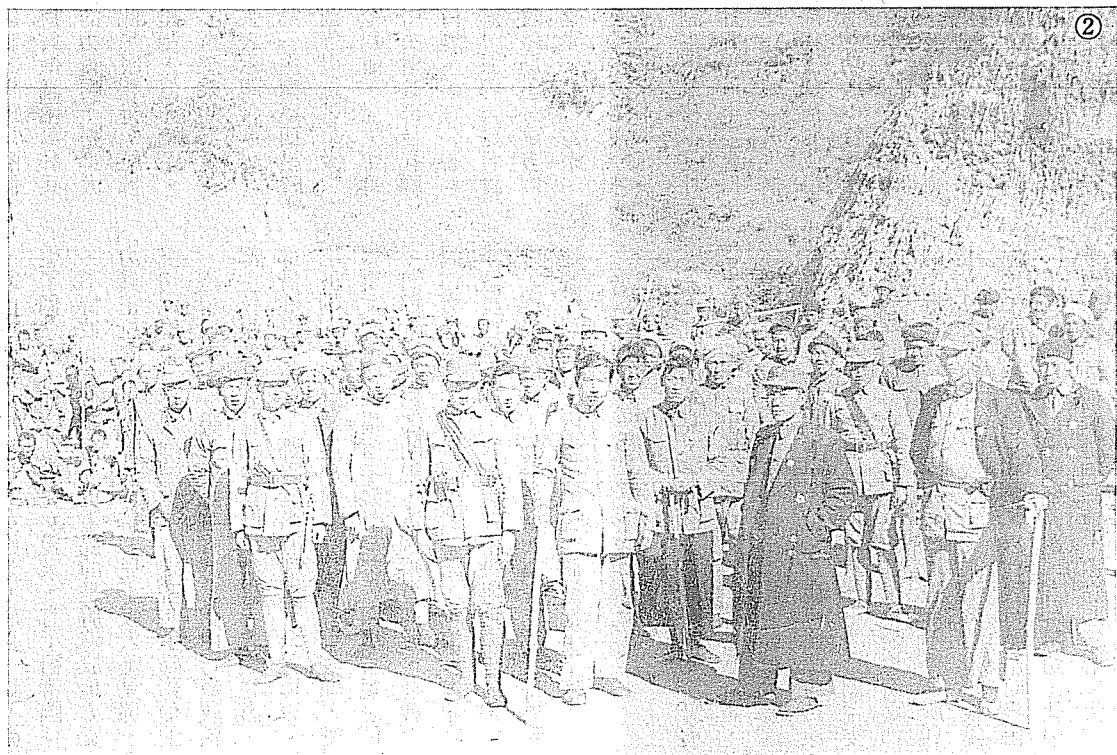
普雄戰爭民不聊生

七月中旬，中普雄彝人首先向一支隊駐地進攻一晝夜不下，阿侯魯木子率五〇〇〇彝人助攻。同時爛田壩、五里箐、木廠溝的彝人截斷進剿部隊補給線，斷其退路。一支隊不支，金安仁率雷樹清營和少數彝兵向下普雄敗退；駐在中普雄的二支隊張青岩團張匡時營，同時被彝人圍攻，遇山洪爆發，駐西岸部隊無法渡河增援，堅持一晝夜不支，全營潰逃，被彝人截斷包圍，三支隊獲悉往救援圍，渡普雄河時不識水性和地形，又被擊斃和淹死近二〇〇人，營長左臂受傷，全營解體。另有二支隊的韓沛營駐在距越西城不遠的略尼火洛地方，當彝人得知張營已被擊潰時，果基木古率領彝人武裝圍攻三天三夜無人救援，後突圍而出，沿途遭彝人襲擊，營長韓沛陣亡，全營覆沒。張青岩下令燒燬村莊，撤退途中，又遭阻擊，三支隊派部隊接應，才慌忙退進越西城。駐在下普雄的三支隊，支隊長潘學源是本地人，熟悉彝情，當大黑彝勿雷天達等九人借故溜回下普雄密謀時被察覺，即行扣押，仍送回指揮部看管，頭人被捕，投鼠忌器，不敢妄動，因而得以從容退卻。此次普雄戰事，越西漢民苦不堪



① 先任四川省主席，後任西康省主席兼川康邊防總指揮的劉文輝與鄧秀廷及大小涼山彝族恩怨仇敵糾結不清。

② 鄧秀廷指揮之下的西康民衆管理處官員視察樂西公路黃土坡工程段路面施工情形。



言。廿四軍為確保勝利，派西昌行營副官長張懷猷任越西縣長兼剿匪供應站站長，雷勵風行，徵糧派款，並調集人馬編為三個運輸大隊，分別擔任三個支隊的糧秣和軍需品的運輸任務。男人抽去當伕，婦女在家還要出糧、出草、繳納捐款，官兵敲門打戶，晝夜不息，家無男丁，田園荒蕪。大軍雲集，商旅裹足，大戶囤積居奇，糧價暴漲。進軍前大米每斗銀幣四角，到端午節時漲到二元四角，民不聊生。參加剿匪供應站的地方人士見而不忍，求助於鄧呂仙說明苦衷，鄧呂仙慷慨答應，首先三支隊和自帶漢彝部隊從即日起不要糧款，不再派伕；同時向大戶蔣安廷、蔣業臣和范家等借出大米一千石在市場公開出售平抑糧價，將每斗壓到一元以下，稍解群眾飢荒，路人交相稱讚。隨進剿部隊潰退，彝人報復，狼煙四起，漢民湧進縣城呼救，張縣長避而不出。

郎才女貌張鄧聯姻

先是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爆發，蔣介石出於戰略上的考慮，決定設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任命張篤倫為行轅主任。張到西昌前，對寧屬情況已略知一二，聽說有個不識字的將軍鄧秀廷，治彝有方，深得衆望，但既是文盲，估計有勇無謀。到西昌後，鄧秀廷前去謁見，彼此寒暄之後，鄧說自從中央軍經過西昌，謁見了薛岳總指揮後，我對中央的印象很深，從那時起，我就堅決擁護中央，矢志不渝。簡短幾句話，深深打動了張篤倫的心，萬沒想到在這偏僻山區，竟有個不識字又堅決擁護中央的軍事將

領，真是難能可貴。張知鄧的建制部隊雖只兩個團，但他統治的彝族達三四萬戶，徵調兩萬彝兵沒有問題，這是邊區不可多得的力量啊！對鄧大加讚賞，立即電報蔣介石。從此另眼相待，拉攏鄧部。鄧部雖屬劉文輝廿四軍建制，但非嫡系，長期以來貌合神離，備受欺壓，也想乘此機會找個靠山，作狡兔三窟之計，對張表示親善。

一九三九年七月，劉文輝第一次南巡西昌時，要鄧率部剿匪，鄧按行轅意圖，以抗戰事大，主張先修公路，劉以不服從命令為辭，撤去鄧部吳曉東團長給鄧顏色看。這年中央財政部長孔祥熙在西昌成立「督辦西康省肅清煙土事宜公署」，劉文輝為督辦，張篤倫為幫辦，派鄧秀廷負責冕寧督收事宜。鄧在兩個月內收繳煙土一萬多兩上交，孔祥熙極為滿意，來電嘉獎。在鄧看來，孔是代表中央，為孔出力，就是為中央出力。張篤倫加緊拉鄧步伐。

寧屬屯墾委員會成立後，副主委兼秘書長杜履謙秉承劉文輝意旨，要鄧和廿四軍、中委會保持上下級關係，不能和其它（暗指行轅）發生橫的關係；主張「奴隸原主」支持曾被鄧征剿或驅逐的彝支還回原地，否定鄧的治彝功績；特別使鄧不能容忍的是乘鄧奉命征剿會理東區黃柏箐彝支時，暗派部隊威脅甘相營。幸有行轅幫助，得以繞過暗礁，渡過險灘。鄧瞻前顧後，傾向中央態度益加明顯。張篤倫積極為鄧出謀劃策，通過引薦，鄧終於派出親信晉見蔣介石，從此張鄧關係益加密切。張在一次與鄧秀廷的接觸中，發現鄧府有一姑娘，體態豐碩，文靜端莊，眉清目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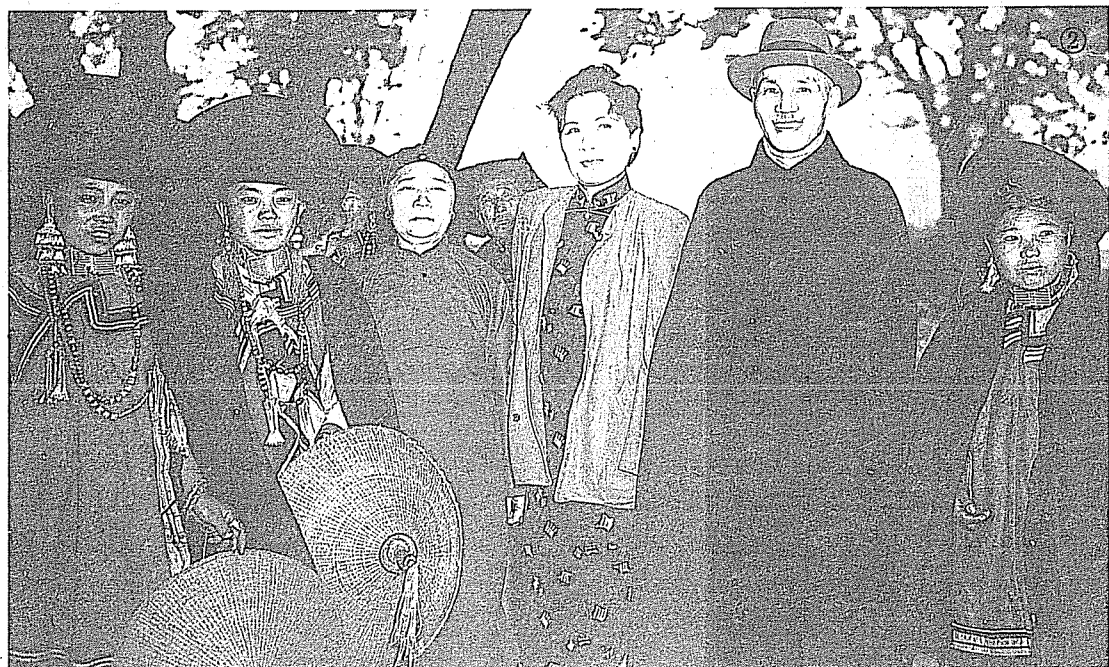
，舉止高雅。一打聽乃鄧女德芳，眉心一動，產生了個念頭，如能結成兒女親家，有了裙帶關係，不特彼此有個照應，更重要的是將這股地方實力真正拉向中央。不久，帶著兒子張宏基見鄧，親切地說：「快叫鄧伯伯！」宏基叫了聲鄧伯伯，禮貌地站在一旁，鄧頗有好感。隨由行轅政治部主任張敦品到甘相營登門造訪提出聯姻之事，鄧呂仙已有允意，鄧秀廷尚有顧慮，未置可否。事被劉文輝派駐靖邊部的參謀長謝毅東察知，密報劉文輝。劉即借省參議長胡恭先回昌省親之便，訪鄧含沙射影諷諭說，這個婚事如成，社會上說你賣主求榮怎辦？鄧沉默不語。親信、書記官李慧昌也建議說，我們處在中央與地方矛盾環境中，應妥善應付，從長計議，以免吃虧。鄧感嘆地說，現在對人處事真難啊！於是拖了下來。

元首證婚兼介紹人

一九四四年夏，張篤倫在瀘沽召開剿辦野夷軍事會議期間，出於公私考慮，向鄧秀廷許諾，你把普雄打下來，我保薦你當軍長。鄧表示聯繫省縣參議會，上報中央，把劉轟走，由張主持康政。會後不久，鄧秀廷去世。時任中委會副主委的李萬華備獻殷勤，也在拉攏鄧家。張篤倫為鄧的去世很是煩惱，怕鄧死後，靖邊部不再為所利用，兒女婚姻有告吹危險。又派張敦品帶領張篤倫之子張宏基直趨甘相營，以代表行轅吊唁為由，正式向鄧呂仙提出聯姻問題，言辭懇切，軟中帶硬，使鄧呂仙無徘徊餘地，遂點頭答應。張敦品又乘機提出，要鄧德亮委張宏基為靖部護衛大

① 解放大小涼山彝族對白彝有恩，對黑彝有仇的傳奇人物鄧秀廷中將。

② 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女士（右二、右三）為張鄧聯姻，作介紹人兼證婚人後與鄧秀廷夫人鄧呂仙（左三）及彝族婦女合影。



大隊長，因書記官措辭推脫，未成事實。張知道靖部雖由孫子汶代理司令，鄧呂仙實權在握。到重慶述職時，曾向蔣介石密陳和鄧家聯姻用意，得到蔣的讚賞，不過要他善於處理，以免打草驚蛇。張回昌後，加緊籠絡，透露這場婚姻是蔣委員長讚成的。劉文輝也把鄧宇輝、呂世鈞等召到康定，做了一番手腳，故一直拖到蔣介石至西昌時才算落實。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七日，西昌碧空如洗，秋陽燦燦，兩架銀灰色飛機，掠過大涼山群峰，來到邛海上空稍事盤旋，降落在小廟機場。蔣介石下機與張篤倫合影後，便分乘轎車直去新村，住在特宅。蔣介石此行主要為解決雲南龍雲調職，迫龍雲交出雲南省主席離開昆明一事而來。張篤倫乘此良機如此這般向蔣陳述後，蔣說：好事、好事。立刻下令召見鄧呂仙、鄧德亮、孫子汶。十月三日下午，由張篤倫引進。鄧德亮、孫子汶著全副武裝，行室內敬禮。鄧呂仙說，主席是國家元首，要行跪拜禮才是，說著跪了下去。禮成站起說，要是我家秀廷能活到今天，來見到主席那就好了。說著抽泣起來，蔣以目示意宋美齡妥為照應，踱進內室。這裡宋美齡安慰了鄧呂仙幾句。有頃，蔣從內室出來就座，詢問靖邊部情況。鄧德亮年幼不能答話，由孫子汶據實回報，最後說，目前我部就是武器太壞，歷年剿匪沒有得到補充。張篤倫在一旁插話說，我們繳獲日本的槍有的是。蔣說，以後可以配發一點。就這樣，一次不尋常的會見，轉眼結束。

第二天，即十月四日，蔣介石與宋美齡驅車入城至望遠室張篤倫官邸。午後三點，親臨張宏

基和鄧德芳的證訂婚禮，蔣是證婚人兼介紹人，他高興地說：好，我第二次做媒（聽說第一次為孔祥熙宋鵬齡任介紹人）。此時新郎面帶微笑，更顯得年輕英俊，鄧德芳端莊秀雅，面露紅暈，張篤倫夫婦領首致意。訂婚儀式簡單，來賓講話也不多，隨即攝影留念，舉行宴會。席間，劉文輝系統的楊學端、李萬華等態度沉默，悄悄說這是政治婚姻。行轅方面的達官貴客喜形於色，奔走照應，猜拳行令，盡歡而散。（後來張宏基於次年（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廿三日從西昌乘機去昆明于螺髻山失事罹難）。

一剿普雄失敗後，劉元璋將善後問題交孫子汶處理，到西昌先後向張篤倫和蔣介石（時駐西昌新村）匯報了失敗情況後，又到雅安向劉文輝作詳細匯報。這期間，普雄彝人勢焰大張，四處搶劫。上普雄果基家彝人搶劫大河、柏香營、注補塘等處漢村，燒燬五〇〇餘戶，搶去牛羊六〇〇多頭，殺死漢人數十名，擄去八〇多人。中普雄的阿侯家和下普雄的勿雷家搶劫越西東山、螞蝗溝、吉家山等處，燒毀民房三〇〇多戶，搶去牛羊數百頭，擄去男女數十人。漢人遭劫，要求政府出兵剿辦。

再剿普雄陸空協同

行轅主任張篤倫調任重慶市長後，由賀國光繼任主任。一九四六年二月，賀到西昌後，對劉元璋說，你前次吃了虧，我支持你把面子撈回來。又說繼續剿辦普雄是蔣中正主席的指示，是不能不執行。劉元璋想到前次見蔣介石時，蔣對

于普雄軍事失利不但沒有責備，還鼓勵繼續剿辦，看來賀的話是真的。於是加緊進行再剿普雄的準備。九月，西昌行轅改稱警備司令部，賀任司令。十月，賀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仍用「西康省寧屬剿匪總指揮部」的名義，以一三六師四〇六、四〇七團、中央軍九八師二九二團、靖邊部的靖邊團為主力，配附靖邊部的羅木呷、史魯鐵哈、鄧宇凱、羅大英等彝務團協同作戰，對外號稱一二、〇〇〇人。總指揮部人員組織：

總指揮：劉元璋。

副總指揮：孫子汶。

參謀長：陳巨川。（一三六師副師長、屯委會邊務處處長）

秘書主任：羅西玲（屯委會邊務處秘書）。

經靖工作團：團長賴執中、副團長周麟（西昌警備部參謀）。

軍民合作委員會：縣長謝開明兼主任。

督剿專員：姚應龍（警備部少將禁煙專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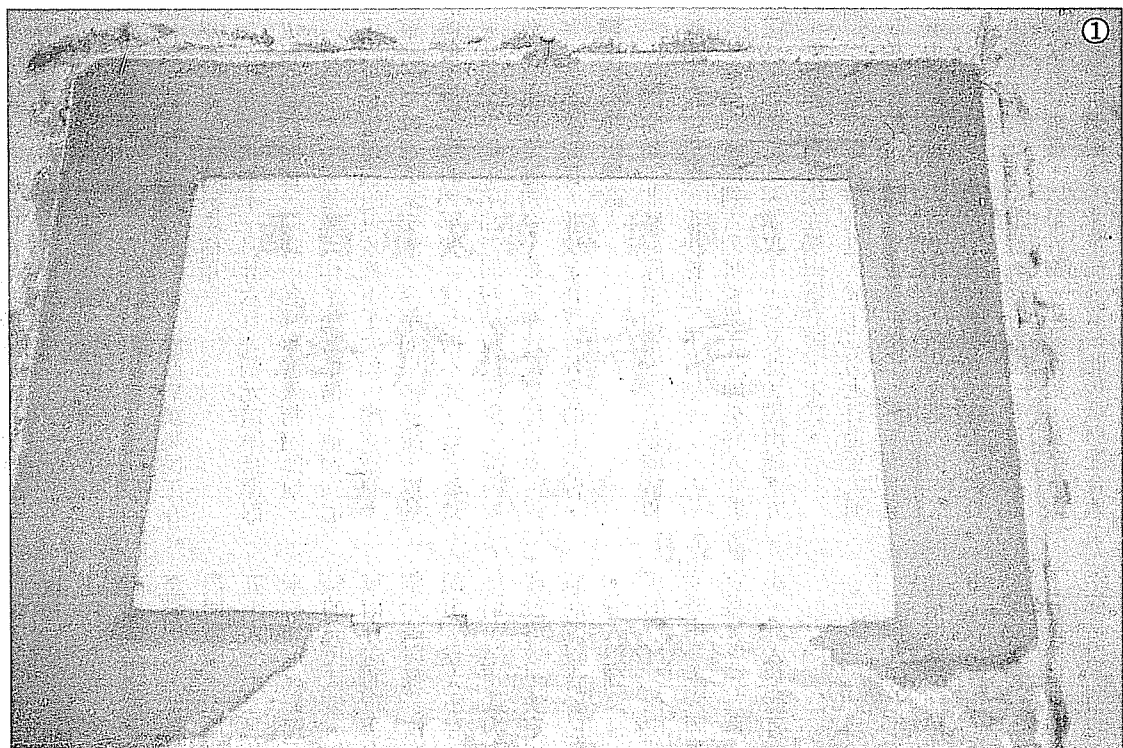
羅仁杰（警備部少將參軍），下設三個督戰組，分別進行督戰。

指揮部下設參謀、副官、軍需、軍醫四個組。金連碧任參謀。

進剿部隊採取分進合擊，空陸並進辦法，分三路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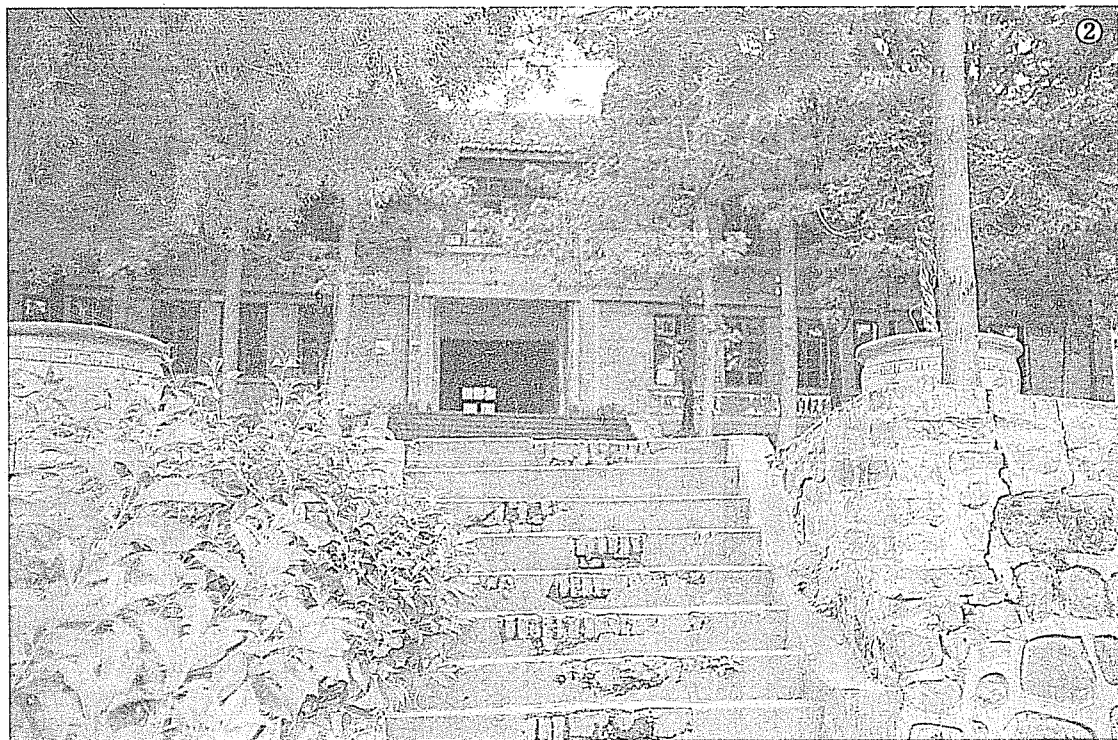
南路：由孫子汶率領正規軍一個團及彝務部隊從甘相營向上普雄進攻。

中路：由劉元璋指揮，將中央軍二九二團、一三六師四〇七團和靖邊團的潘學源營編為三個縱隊向中普雄進攻。



①蔣介石的西昌官邸新村特宅，前廳辦公及隨員駐地，中共現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②新村特宅前門風貌。



北路：由靖邊團副團長練瑞成率靖邊團的另兩個營及彝務部隊向下普雄進攻。

爲進剿順利，速戰速決，賀國光請求中央派來三架飛機（運輸、轟炸、偵察機各一架）協同作戰。爲往返加油方便，命令縣政府調集民工在小孤山修造臨時機場備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六日，劉元瑄率指揮部人員向越西開拔，同時，各部隊進入指定陣地。

這一次，普雄彝人作了相當準備。他們知道上次忍無可忍被迫反攻惹下了大禍，應該繳的「軍費」尾數都還未交清，今年如果再投誠，單是賠償進剿部隊的「軍費」就負擔不起。幾大家頭人商量，先把牛羊和老弱婦幼疏散回避，推阿侯魯木子爲剿漢總司令，果基摩達爲副總司令，果基木古爲參謀長，並決定在普雄外圍的五里箐、爛田壩一帶阻擊敵人。

戰鬥開始，北路部隊主力靖邊團熟悉彝情和地形，快速挺進，很快控制了下普雄。

南路部隊進到吉列吼普樂子時即被彝人武裝阻住，劇戰七八天始攻下，隨又進到爛田壩南方，準備與中路部隊在爛田壩會師，未成。

中路部隊攻擊前進，於十二月七日進至大河、柏香營一帶，隨又攻毀衣世堡子，再強攻進至五里箐，即被彝人武裝堵住，不得前進。

十二月十五日，小孤山臨時機場竣工。次日，飛機在普雄上空盤旋，震耳欲聾，普雄彝人第一次看到飛機，以爲神物，集結仰望，及至飛機掃射，投彈爆炸，才驚慌逃散。此後飛機配合地面部隊行動，情勢才逐漸好轉。

五里箐被進剿部隊佔領後，阿侯魯木子第一次用「剿漢總司令」的名義寫信給劉元瑄，指責他背信棄義，不該對已投誠的彝人進行剿殺。同時與果基木古、果基摩達率領二千多彝民武裝進至爛田壩，切斷南、中兩路進剿部隊會合，雙方展開激戰。十二月十八日戰鬥最烈，彝人死傷四五十人。十二月廿四日，南、中兩路進剿部隊在飛機和炮火掩護下，向彝人夾擊，阿侯魯木子率領的彝民武裝，始放棄爛田壩，部份退守爛田壩東南方向的布合山，部份退至司基溝。廿五日，劉元瑄與孫子汶在爛田壩會師，舉目烽煙，斷瓦頽垣，雞犬不存。兩人密商，看來此次彝人很有準備，純用武力，即使攻下，不僅傷亡太大，也難於湊效，決定採取分化瓦解政治爭取辦法。並將此意報告警備部。司基溝是通往中普雄的門戶。彝人退到這裡，戰鬥更爲激烈。他們聽說中央軍的槍好，死兩個換一條槍也值得，冒死奮戰。激戰中一三六師傷亡最大，副營長李錫恩陣亡、官兵被俘一百二十人，靖邊團潘學源營的損失也不小。彝人佔據有利地形，死守不退。

和談攻勢囚酋收兵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西昌警備部司令賀國光乘偵察機到越西，在中所鎮指揮部分別召開軍事、政治會議，布置第二期用兵事宜。會後軍事、政治雙管齊下。一月七日，孫子汶親到阿根堡子召集果基阿助支頭人來見面說，普雄親友們去年都是投了誠的，後來的事情完全出於誤會，現在和你們接頭就只商談今後如何設區署、辦學校

、彝漢和睦的問題，不再說投誠費，也不再說賠償。最後他還以個人名義擔保，保證來接洽的頭人們來去安全。參加進剿部隊的彝族頭面人物潘學源、羅大英、史魯鐵哈等也在前線配合宣傳，大搞和談攻勢，彝人聯合戰線開始瓦解。先是住爛田壩的果基阿芝子披因要在漢區收租和住在大河塔坡的日牛、耳書兩支頭人指揮部「吃血酒」。接著廿四軍特務二營營長鄧宇俊將住爛田壩的果基家頭人阿芝瓦格秘密引來，也吃了血酒，並獎給他捷克式步槍一支，他答應回去公開發起投誠活動。一月十四日，剿漢副總司令果基摩達也到指揮部願意接受和談。就在這天，進剿部隊發動第二期總攻，兩次轟炸司基溝，防守彝人紛紛向普雄河東岸撤退，潘學源營飛機進佔谷莫村。飛機第三次跟蹤掃射，東渡彝人傷亡很大，靖邊部參謀長率部打下布合山，乘勝進駐茲苦村，次日進至普雄河西岸的勒青地和補基洛。

這時敵對雙方均出現一些新情況：彝人方面，副總司令果基摩達已向指揮部靠攏；參謀長果基木古因老家被佔而退出戰線；總司令阿侯魯木子在死守司基溝和東撤時傷亡慘重，孤兒寡婦成群結隊前來哭訴，感到獨臂難撐，進退兩難。恰有大涼山阿侯吉茲支頭人哈根到來，勸阿侯魯木子放下武器，不再抵抗爲好。進剿部隊方面：劉文輝赴京參加制憲國民會期間，被西康省旅京人士抨擊，又風聞中央將以張篤倫爲西康省主席，普雄戰事不宜拖延；賀國光雖不滿劉文輝，也不願張篤倫主持康政，此次普雄戰事，自己參加策劃，請派飛機，如曠日持久，發生變化，於己不

利；劉元瑄已得電令升為副軍長限期赴雅安代理軍長職務，行期在即；孫子汶等深知普雄彝人已被擠得差不多了，再打下去，也沒多大油水，萬一物極必反，後果難以設想；西冕越等縣百姓出糧出錢，還要擔任運輸任務，早已精疲力盡，也希望速戰速決。

二月廿六日，進剿部隊控制了普雄河兩岸，是日正式開始和談。阿侯魯木子、果基摩達、果基木古、阿侯吉茲哈根等帶著隨員來到指揮部。他們坦率地說，你們有飛機，我們沒有，非投降不可。願意繼續交清前次尾欠銀子，清退擄進漢人，今後彝不搶漢，漢不打彝，受到指揮部的熱情款待。

賀國光得知主要頭人們已到中所鎮，派警備部參謀長姚樸和屯委會委員曹良璧到指揮部向劉元瑄傳達：將普雄彝族頭人通統扣起來，押送西昌！次日，姚樸以開會為名，解除頭人武裝，將阿侯魯木子、果基摩達、果基木古、阿侯吉茲哈根、阿侯打洛、果基阿芝、瓦格等一齊押走，關在一座碉樓內，生活百般照顧，但不能自由出入。按賀國光的決定還要把這些頭人押送西昌。幾經交涉，最後改為將頭人們的兒子共九人送西昌交給屯委會邊民小學管教。

西昌警備部在《剿辦普雄叛夷紀要》中寫道：「此事從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七日開始至三十六年三月廿八日止，凡一二日，動員官兵一七〇〇〇餘人，使用槍彈五〇餘萬發，傷亡官兵三九四人。」

再剿普雄，就此結束。（未完待續）



蔣中正主席（左）民國卅五年在西昌小廟機場與行轅主任張篤倫（右）合影。